

英汉新冠疫情隐喻对比

罗 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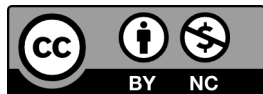
摘 要 | 本文运用语料调查的方法对比研究英汉新冠疫情的隐喻建构。对比发现基于类似的身体体验, 英、汉语言社群对新事物的隐喻建构往往在初期具有较大的共性, 而后的隐喻建构则不断突显英、汉自身特有的社会经验和思维认知。英、汉隐喻在对新冠疫情进行隐喻建构初期表现出一定的共性, 如都涌现了大量的战争类隐喻和运动类隐喻, 体现了体验与认知上的共性; 而英、汉语社会中选择的其他类型的隐喻建构则体现了各自不同的社会集体经验的特点, 如汉语中最为典型的应试教育类隐喻和英语中丰富的自然灾害类隐喻, 超自然能力隐喻。

关键词 | 英汉对比; 隐喻建构; 新冠疫情; 认知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引言

语言研究者们对隐喻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从将隐喻表达作为一种修辞方式研究, 到以语用学为出发点探究隐喻的生成机制, 再到 20 世纪 80 年代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在其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通过大量的理论和实例论证了隐喻是一种普遍的、基于认知的人类思维方式, 进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1] 隐喻的定位从一种单纯语言现象走向了一种人类认知工具。^[3]

人们的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隐喻的。基础的隐喻认知建构基于身体体验形成既有经验, 通过隐喻, 人们将这些既有概念中的部分进行选择和加工形成新的、更加复杂抽象的概念信息, 不断

建构自己的概念系统。在更加广泛的社会活动和交流沟通中, 加工过的概念信息在个体间辗转传输, 从而达成了隐喻认知的建构与传播。

新冠疫情及后疫情时代, 汉语和英语中都涌现了大量的隐喻表达来实现对新冠疫情的描述、应急措施的发布、民众情绪的安抚、社会力量的动员。这些过程的实现本质都离不开隐喻建构, 但基于不同社会环境、不同社会群体体验所生成的隐喻承载着各自独特的文化印记和集体经验。

由于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者对新冠疫情相关的战争类隐喻做了丰富细致的描写, 本研究将仅对战争隐喻作简要的提及, 研究重点将更多关注除战争隐喻之外的隐喻建构方式。通过分析归纳英语和汉语中关于新冠疫情的隐喻建构, 总结归纳英汉隐喻认

知建构的相同与不同,并在讨论部分浅析所体现的英汉思维认知异同。

二、新冠疫情隐喻研究现状

自2020年春节起,截至2022年冬,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的传播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深刻改变了,并将持续塑造全球范围内的所有国家、区域、社群中的所有个体的心理、认知及行为。^[6]

从对新冠疫情的描述、应对措施的指导、社会管理宣传等各个方面都运用了大量的隐喻语言。以面对疫情的战争隐喻表达为例,在百度指数中搜索“抗疫”显示,该词最早出现于2020年3月16日,截至2022年1月10日,搜索指数最低在两千,最高超过一万,并有多次峰值。

从现有的语料来看,世界范围内各种对疫情的隐喻建构方式中,最具有共通性、广泛性和代表性的隐喻建构是“战争隐喻”,即通过“战争”的认知域来建构与疫情应对相关的概念,如“抗疫”“医护战士的牺牲”。这也是大多数疫情隐喻研究分析的着眼点。

从国内研究来看,杨红燕指出在政府抗疫白皮书中,隐喻作为一种态度表达机制,能够促进政府与群众间沟通、调动社会抗疫积极性、激发社会向心力。^[7]张倩通过分析总书记调研工作讲话中的战争类隐喻得出概念隐喻是政府说服力,即话语能力的体现。^[5]李雪和张鑫从文化语境观角度对新冠抗疫中国行动的白皮书中的隐喻做了详尽的分析,以国家在国际上的实践与形象为主要视角探讨了隐喻、抗疫实践与大国担当之间的关系。也有部分研究者从乡土防疫宣传的视角讨论并指出在使用暴力、战争、死亡相关的隐喻建构要注意尺度与分寸。^[9]

国内研究主要是从社会管理视角或者各层级政治话语来展开分析,关注战争隐喻的为主,且总体上对“战争隐喻”建构更倾向做积极评价,表现出较为强烈的认同感。

与国内对“战争”隐喻的效果与作用多以积极评价为主不同,国外研究在充分肯定隐喻建构对社会认知的作用的基础上,对于主流的“战争”隐喻(War-Metaphor/Battle-Metaphor)的态度较为消极。

国外不少研究者认为“疫情是战争”这一隐喻对其所处的社会民众而言更多是无效或是有负面作用,如引起普遍的焦虑压抑情绪,激起对抗性行为,对儿童来说理解困难等。

例如剑桥法学院研究认为,英国政府用战争相关的隐喻话语来合理化疫情期间的种种立法与行政行为,指出战争类隐喻给人们的情绪带来极强的影响,并可能会促进社会对(可能不合理的)政府法律法规政策等的接受与认同。^[7]此外,还有实证性研究通过网络问卷,行为倾向性实验,得出了具有共性的结论,即运用战争隐喻疫情会给受众带来负面的影响,会促使受众产生消极情绪,但对其实际的行为决策影响却较小。研究者Panzeri, Paola, Domaneschi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对于实验被试(分别是意大利本族语者和西班牙本族语者)的情绪和认知影响,“战争隐喻”的使用效果是弊大于利的。^[4, 1]

从中外关于隐喻的研究来看,中文和英文关于疫情的隐喻建构和对隐喻建构的情感态度有着不小的差异,但针对新冠疫情隐喻建构的对比研究和背后和英汉思维对比讨论研究仍然较少,故本文将着重对比分析英汉新冠疫情隐喻及背后的英汉思维文化异同。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中英文语料具有受众普遍化、传播广、贴近民众生活的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中文研究语料主要来自《人民日报》数据库中心。本文发现,中文网络社交平台、自媒体消息中出现的新冠疫情隐喻表达往往选择引述官方话语或权威媒体报道中的点睛表达,部分会有基于这些隐喻建构的自然延伸。本文通过在网络上大量浏览收集新冠疫情相关的隐喻表达来确定检索关键词,如“疫情”“赛跑”“人类大考”“一盘棋”等,通过细读筛选出语料10篇,约2.9万字。

英文语料来自网络公开语料库#ReframeCovid collection。该语料库源于英国兰卡斯特语言学家Elena Semino教授与Veronika Koller博士发起的“疫情隐喻新建构”(ReframeCovid initiative)^[1]的

[1] <https://www.research.lancs.ac.uk/portal/en/publications/-/e737d839-4e27-4ff7-8f89-bacd9df71e5f.html>.

倡议。由世界各地的隐喻关注者自行添加，汇总为 Excel 表格供免费查阅下载。截至本研究下载，共归纳 620 条不同语种的隐喻，其中包括少数多模态隐喻。

通过对篇章和语料库的逐条阅读，本研究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中文、英文新冠疫情隐喻；对识别出的隐喻进行源域、目标域及映射关系的对应和分析；归纳分类，并在中、英材料中选取两种除战争隐喻之外的隐喻建构方式进行分析。

四、新冠疫情隐喻分析与对比

随着疫情形式不断发生变化，接连出现了几种变异毒株，疫情防控常态化已经成为国内各层的常识，社会对新冠疫情的认知和态度也已经和病毒初次侵袭时有了很大的转变。不同的隐喻建构通过特定的源域选取对社会应对、理解新冠疫情的不同侧面做了不同程度的突显，由此也体现出不同语言社群的认知思维异同。本部分将从英汉共有的隐喻建构方式、和英、汉各自偏好的隐喻建构方式三个部分展开归纳与分析。

（一）具有共性的隐喻建构类型

1. 战争类隐喻

- （1）与疫情作战就是与时间赛跑。
- （2）举国动员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充分彰显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
- （3）为了患者安全，白衣战士坚持驻守，无怨无悔；党员干部身先士卒，精锐尽出。
- （4）而在中国，一场围歼疫情的战斗正在打响。
- （5）The enemy is invisible.（疫情是看不见的敌人）
- （6）It's a medical war. We have to win this war.（这是一场医疗之战。我们必须胜利。）
- （7）We are at war. All the ac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of Parliament must now be turned toward the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day and night.（正值战时。政府和议会的行动都必须一致面向抗疫，不分昼夜。）

表 1 战争类隐喻映射

源域	目标域
战争；与疫情作战；抗疫	应对新冠疫情
人民战争	全国人民共同合作

续表

源域	目标域
总体战、阻击战	通过不同的统一调配协调措施应对疫情
战士	医护人员
身先士卒	疫情防控时党员带头走在群众前面
围歼疫情的战斗	社会各部门通力合作
敌人	新冠病毒

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在关于概念隐喻的著作中对战争一辩论隐喻做了详尽的分析，指出战争隐喻是一种经典的结构隐喻。加之战争弥漫于古今中外并且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各民族文化的其他部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疫情暴发初期，英、汉语表达中都涌现了大量以战争域作为源域的隐喻建构，这背后有两点极为重要，一是因为“战争”所能激活的概念体系本身具有完整的内部，投射元素迁移逻辑清晰。是人类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复杂概念体系，易于被广泛运用于各种隐喻建构之中，新冠疫情概念也不例外。其二，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的痛苦、死亡、悲剧、挽救生命、强对抗性等现实情况与战争隐喻所凸显的伤病、死亡、斗争、牺牲、二元对立关系等认知要素有着极高的对应。

2. 运动竞技类隐喻

- （1）与疫情作战就是与时间赛跑。广泛开展核酸检测，是迅速锁定传染源的有效手段。
- （2）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we're running a marathon with the particularity that we don't know how much we already ran, in which phase of the marathon we are and how many rounds we still have to go.（我们要明白一场马拉松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跑了多久，也不清楚在哪个赛程，更不确定还要跑多久。）
- （3）“This is the final sprint in a marathon. Even though I have never such a distance myself, I assume that everyone is fairly exhausted towards the end. But you don't give up even if you are exhausted or upset.”（“这是马拉松的最后冲刺。虽然我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远的距离，但我想每个人都相当疲惫。但即使疲惫或沮丧，也不要放弃。”）
- （4）You haven't won the cup yet, but what it does is it tells you that the goalkeeper can be beaten.（你还没有赢得奖杯，但它的作用是告诉你守门员可以被击败）

- （5）Covid, the virus keeps on running: in

Lombardy “curfew” approved from 23 to 5. (Covid 病毒继续蔓延: 伦巴第大区从 23 日到 5 日批准执行“宵禁”。)

(6) So far the match is deadlocked. (到现在, 已经陷入僵局了。)

表 2 运动竞技类隐喻映射

源域	目标域
与疫情赛跑	尽早发现并救治感染人员
跑出“××速度”	提高检测、治疗的效率, 缩短时间
特殊的马拉松	虽然有着多重不确定且都身心疲惫, 还是要坚持
还没有赢得奖杯	还没有完全解决新冠肺炎问题
守门员	病毒
可以被击败	可以通过接种疫苗免疫率
新冠病毒还在跑	感染人数持续增加
僵局	还没有找到应对新冠学突破口

虽然不同社会、文化、民族、地域中有着不同的项目, 但运动竞技的功能及其所衍生出的竞技精神在本质上是共通的。它能激发社会的内在动力, 既来源于人“取胜和对抗的本能”以及“追求战胜对手”的动机, 更源于对生存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本能追求。^[7]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外建构中, 运动竞技类隐喻都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虽然它和战争隐喻一样突出对抗的情势, 但这类隐喻多基于当代人普遍具有的真实的运动体验, 能够激活的不只是想象的或视听的场景, 而是受众自身的真实经历。

这类隐喻主要突出的是面对疫情时精神上要坚韧, 行动上要讲究行动力、效率和配合。在情绪上, 主要凸显对坚韧、拼搏、振奋这类积极认知的激活, 回避引起死、伤等消极后果的联想。表 2 中的目标域归纳中也体现出, 不同国家、民族或是更小的语言社群通过各自擅长或熟悉的运动对疫情和社会心理、情绪做出了更加具有个性化、更加具体的隐喻建构, 这也体现了疫情常态化时代的隐喻建构特点, 多样化、具体化隐喻建构替代单一主流战争隐喻。

(二) 汉语特色隐喻建构

1. 学习教育类隐喻

(1) 新冠疫情是一次人类大考。

(2) 中国提前做了一场“闭卷考试”, 在病毒传染国内人口不到 0.006% 时就勒住了

“脱缰野马”, 创造了人类与传染病斗争史上的奇迹。

(3) 疫情形势是不一样的, 简单照搬、盲目“抄作业”, 也不可取、不提倡。

(4) “中国是闭卷考试, 其他国家开卷考试照着答案抄, 还没中国成绩好”, 是很多网友调侃某些国家的话。

表 3 学习教育类隐喻映射

源域	目标域
考试; 大考	应对疫情
闭卷考试	在没有先例可考的情况下解决疫情相关的问题
开卷考试	已经有中国的防疫管理措施可供参考
成绩好/坏	疫情防控效果的好坏
抄作业	同样采取已有的、有效果的疫情应对措施

从应考角度来建构应对疫情是中国较为特别的一种隐喻建构方式, 应用频率高, 适用场景多, 与战争军事类隐喻相比贴近绝大多数人的具体经验, 相对于战争相关的隐喻可能会引起的焦虑、伤痛、沉寂情绪, 教育类隐喻激活的是对校园、课堂等情景的认知, 但也具有适度的压力类情绪, 容易引起共鸣, 便于再创造, 进而提升了语义的传播效率和广度。

通过教育类隐喻来建构应对疫情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各个层面对教育、科学、问题解决的积极态度。义务教育制度, 举国尊重科学, 重视教育的文化氛围使得不同年龄层次的国民在了解、学习、配合以及成功解决问题(考试)等环节上有着极具共性的体验和认知, 进而能自然而迅速地激活对政府和专业领域科研工作者有信任感, 相信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并愿意用实际行动配合问题的解决。同时一线科研工作者也通过实际行动回应了社会的信任和期待, 从而实现了不同社会群体、工作部门在解决疫情问题方面的认知良性循环。

(三) 英语特色隐喻建构

1. 自然灾害类

(1) “This coronavirus forest fire will keep burning any human wood it can find,” said Dr. Michael. (The Coronavirus Corpus) (“这场冠状病毒森林大火将继续燃烧它所能找到的任何人类木材,” 迈克尔博

士说到。)

(2) Unvaccinated people are the dry tinder. (森林火灾的比喻既及时又有效。未接种疫苗的人是干火种。)

(3) ...“It’s like when you managed to tame a little a forest fire: it’s normal that some areas will catch fire again from the ashes, because a fire burns again when fanned.”

(在第一波病毒暴发期间类似,这两个瑞士地区今天在感染方面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就像可以驯服一点森林的火焰:从灰烬中,爆发在这里和那里重新点燃是正常的,因为如果煽风,火焰会恢复燃烧。然后,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看到烟雾的地方。”))

(4) “We don’t want to bring in another wave a tsunami of Covid-19,” he said. (他说:“我们不想再掀起一场新冠海啸了。”))

(5) The upcoming tsunami of omicron COVID-19 patients threatens to swamp our health care systems. (即将到来的奥密克戎变体感染者海啸可能会淹没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

(6) ...we cannot fight against a flood with rags and buckets. But we have built a real protective flood dam for families, companies and workers. (我们不能用破布和水桶来对抗洪水。而是要为家庭、公司和工人建造一座真正的防洪坝。)

表 4 自然灾害类隐喻映射

源域	目标域
森林火灾	新冠疫情
木材燃料	被感染人群
突然起火	病毒爆发
火焰重燃	疫情反复
烟雾	疫情较为严重的区域和表现
海啸	疫情的扩散
患者海啸	感染人数之众
淹没	超出医疗保健系统的应对能力
洪水	疫情的扩散
防洪坝	能够保护人身财产免受损失的措施和行动

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报告中对(重大自然)灾难给出过以下定义:“一种大大超过个人和社会应对能力的、生态和心理方面的严重干扰。”

自然灾害类隐喻建构在西方国家使用较多。

“森林火灾(失火)—消防员救火”隐喻建构是#ReFrame Covid话题中认可度比较高的一种隐喻重建方式。Elana Semino指出:“这类隐喻(Fire Metaphor)能传递危险和紧急的认知;区分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描述医护人员的角色;将疫情与卫生程度不够等问题联系起来以及描绘后疫情时代的情形。”

自然灾害类隐喻作用机制同样基于真实体验的概念联结,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与社群所处的地理环境精密相关,所以也具有很强的社会文化性;二是相对其他代替方案,这类隐喻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战争类隐喻更突出负面认知倾向,如面对自然之力带来的身体痛苦和财产损失都出于无助、无力、情绪状态。国内社会对新冠疫情虽然也有担忧害怕情绪,但公共话语层面总体的情绪导向是积极的、斗争的、昂扬的,所以较少用到这类隐喻建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相对于战争隐喻而言森林火灾不会引起直接的血腥暴力死亡等带来焦虑和压抑的情绪,在真实的语言使用中,却出现了将人隐喻为火灾中的木料,近似于恐吓,强化新冠染病和被火灼烧有着相当的痛苦体验。以引起警惕防范为目的则成功,但作为代替“可怕”的战争隐喻似乎效果一般。

另一方面,我们时常能看到欧美国家对森林火灾的社会新闻报道,社会群众的体验往往和贫富悬殊的自救以及面对自然灾害人们只能承受损失的无奈。可见一种隐喻建构方式能否有效传达意义、正确引导认知需要考虑到目标受众的群体性特征,尤其是公共危机管理话语和新闻话语,如何在面向不同受众群体时,通过适合的隐喻建构,传递有效的良性信息。

2. 超自然力量/影视形象类

(1) The virus keeps on “biting” in Friuli Venezia Giulia: 772 new cases and 34 deaths. (病毒继续在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张开血盆大口:新增772例病例和34例死亡。)

(2) Will Covid-19 be the Grinch of next Christmas? (新冠病毒会是明年圣诞的绿毛怪吗?)

(3) 将病毒这只凶猛的怪兽先设法关进笼子,之后慢慢困死它。

(4) There is “no crystal ball” to know if things will

get better or worse in this outbreak. (没有魔法球来告诉我们疫情是会好转还是恶化。)

(5) “Cast us all as a potential ‘Queen Elsa’ from Disney’s Frozen, unaware of our newly acquired power to cause harm by touching things and each other” (像《冰雪奇缘》的艾莎女王一样, 获得的新能力可能在不经意间触碰他人时伤害到他人。)

(6) Is the pandemic a “punishment of God” for sins of mankind? (新冠疫情是某种上帝对罪的惩罚吗?)

表 5 超自然力量 / 形象类

源域概念	目标域概念
猛兽 / 怪兽	新冠病毒
魔法球	能够对形式做判断预测的工具
魔法触碰伤害	传染细菌伤害
上帝的惩罚	新冠疫情带来的痛苦

这类基于虚拟形象的隐喻建构在英语中更加常见, 体现了英文语境中更加普遍的有神论和宗教信仰文化土壤对语言和思维文化的影响。对于尚未知的事物和尚不具有的能力, 人们倾向于通过某种超自然形象建构概念认知, 达成理解与接受。值得注意的是, 这类隐喻建构的受众往往是针对年龄较小、经验知识有限的受众, 可能无法理解“战争”“失火”“死亡”, 为了向他们解释一些情况和行为时, 这类富有创造性由有具体情节形象的隐喻建构能够有效弱化很多负面影响, 且十分生动, 能够在有效传达语义的同时对特殊的受众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这也体现了西方语境在隐喻建构的源域选择上对社会子群体的细分和关注。

五、结语

文章通过在《人民日报》数据库中心和#Reframe-covid 语料库搜集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隐喻进行归纳和比较。对比发现基于类似的身体体验, 英、汉语言社群对新事物的隐喻建构往往在初期具有较大的共性, 而后的隐喻建构则不断突显英、汉自身特有的社会经验和思维认知。在疫情初期, 英、汉语言都采用了大量的战争隐喻和运动隐喻, 突显了战争的对抗性和残酷性以及运动中的坚韧精神。

同时, 英、汉语中不同源域的选择则体现了不同社会集体经验带来的不同疫情隐喻建构方式, 如汉语中选取的应试教育认知域突显了“实事求是、相信专业人士、积极解决问题”的思维惯例; 英语中选取的自然灾害认知域和超自然力量 / 形象认知域则分别体现了客观地理环境对经验与认知的塑造; 有神论社会的安全感诉求达成; 注重与细分的社会群体展开相应的对话。

参考文献

- [1] Preux A, Blanco O M. The power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the age of pandemic: The influence of the WAR and SPORT domains on emotions and thoughts [J].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021, 81 (2): 37-47.
- [2] Lakoff George, Johnson Mark. Metaphors We Live By [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3] Matilda Gillis. Ventilators, missiles, doctors, troops ... the justification of legislative responses to COVID-19 through military metaphors [J]. Law and Humanities, 2020 (14): 2.
- [4] Panzeri F, Paola S D, Domaneschi F. Does the COVID-19 war metaphor influence reasoning? [J]. PLoS ONE, 2021, 16 (4).
- [5] 甘智敏, 梁晓波. 英汉经济新闻中概念隐喻的对比研究 [J]. 长沙大学学报, 2006 (4): 89-91.
- [6] 古淑青, 赵晓璇.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民众社会心态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J].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1, 37 (2).
- [7] 杨红燕. 政府重大态度的隐喻表达机制研究: 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为例 [J]. 人文杂志, 2021 (8).
- [8] 张倩. “疫情防控是战争”概念隐喻探析 [J]. 传媒观察, 2021 (6).
- [9] 刘国强, 栗晖钦. 共意动员: 农村抗疫“硬核标语”的话语框架与建构逻辑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42 (8): 69-74.

A Contrastive Study of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on COVID-19 in English and Chinese

Luo 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Abstract: This paper utilizes a material -based research method to make a contrastive study of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about COVID-19 in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in the initial stage, based similar physical experience, English and Chinese communities tend to choose the same source domain, for example a large number of war metaphors and sports metaphors have emerged, reflecting the commonness of experience and cognition. On the other hand, other types of metaphor construction in both languages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experiences of each speech communities, such as the most typical exam-oriented education metaphor in Chinese and the abundant natural disaster metaphor and supernatural ability metaphor in English.

Key words: Contrastive study; COVID-19; Metaphor in English and Chinese; Cognition.